



寻找乌鸦

九 卦 = 著



他故意偏离主流，以刻意的倾斜的姿态对抗着他喜欢又厌恶的世界和女人。他在精神与自由之间失去方向……



好望角系列小说

HAOWANGJIAO XILIE XIAOSHUO



寻找乌鸦

九 卦 著

他故意偏离主流，以刻意的倾斜的姿态对抗着他喜欢又厌恶的世界和女人。他在精神与自由之间失去方向……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乌鸦/九卦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2.12
ISBN 7-5441-2052-X

I. 寻… II. 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5010 号

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20 千字 印张: 6.625

印数: 1—10100 册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潘晓翊 英 子

责任校对: 陶 莉

封面设计: 杨 群

版式设计: 晓 君

责任监印: 姚德军

定价: 16.00 元

(如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厂家联系调换)



寄给过去的情书

2001年国庆期间，八卦寂寥地站在北京站的广场上，如织人流经过他的身边，没有人留意这个面容瘦削的北方汉子，他戴着墨镜，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色风衣，当我从远处向他走去时，他正好侧过身来，显示出微微隆起的腹部——那一定与传说中的酒量有关，他抬头望向蓝色的天空——正像一只朱耷笔下的怪鸟，我一直以为那就是乌鸦。

如果你要外出旅行，临行路过书店，想要买一本书陪伴寂寞的行程，我建议你不要买《寻找乌鸦》。这不是因为书的名字略带晦气，而是因为这实在不是讲故事的书，满足不了你消磨时光的打算。当然，如果你是失业者、推销员、外出打工者，你也无需购买《寻找乌鸦》，它不适合行色匆匆以及面带焦虑的人，它不提供



生活的智慧，不填充生活的空虚，也不补贴轻松愉快。

但如果你曾经是一个失恋者，恰好又生性刻薄，平时爱看意甲西甲和英超，要是再会弹两下吉他和对摇滚有兴趣当然更妙，那么不妨在某些无聊的时刻，就着一杯酹茶翻翻这本书。你会发现你自己就是这本书的主角，正与三个以上的美女游戏人生，你不必分享主角的所有时刻，当他志得意满时你与他合而为一，当他失落沮丧时，你又可以站在一旁竊笑。

这是一个拘谨的抒情者寄给过去的情书，也是一个浪子在生活脚边的遗留。如果生活已经向我们宣示了过多的正面，《寻找乌鸦》则竭尽全力翻找着它的背面，就像翻开一件多年不曾洗过的藏袍，于阳光下审视绵密充实的针脚；如果我们已经听够了虚伪的喜鹊，也许我们可以示自己以冷漠，重新回到多年以前，聆听生命之夜中高歌的乌鸦。是的，其实生活从不曾停止暗示，只是我们太过忽视。在这一点上，八卦是北方平原上常见的拾粪者，不过他起得太早，天色未明之际，不知道他究竟捡走了什么。

冷 静

2002 年秋





1

还是从故乡那座百年历史的老屋出发吧。

面目全非的故乡以不同的时态、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我的前边、后边、左边、右边，直至被老屋的围墙阻挡在家的外边。

我打开了老屋的门，站在光线的前面，影子抢先进入了潮湿和发霉的堂屋。我咳嗽的声音惊动了从乌黑的房梁上垂下的蜘蛛，它看上去惊慌失措，逃回了房梁上。从房梁上跌落的灰尘颗粒在新鲜阳光的映照下，如黄金粉末一般……



被弹子锁封锁的往事，仿佛困在无人的房间里很久的蚊子，因为贸然闯进来的我而兴奋地飞离阴暗的角落。

门槛儿和青石台阶暗淡无光，只有鸡和麻雀的粪便，无人照顾的仙人掌长成了一堵墙。屋脊上的鸽子探视的样子比那些自家门口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后代更大方勇敢，它们没有见过我，不知道我是这座院落的建造者的后人。对于它们而言，我就像是一只偶尔光顾的猫，只不过是速客而已。

如老狗一样沉默的铜风铃，已经死去的夹竹桃，栝楼架上是枯死的往年的藤，这些东西逐渐被暮色吞没，随同他们一起消失的还有这座中国北方的乡村。

它的模糊与若干年前的清晰一起出现。

那时，一个老女人正从锅台上雾气蒸腾的笼屉里往外拾豆包，另一个发出怪异叫声的笼屉里蒸的是枣花大馍，那些是为过年准备的。那些豆包和盘龙团凤的大馍会在没有春节晚会的夜晚填进她的儿孙的肚子，他们其中的一个，会从嘴里吐出一枚硬币，他或者她将因此成为那个家族那一年里最幸运的人。老女人忙里偷闲会抱一抱在锅台旁发呆的孩子，那个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在一张相片上莫名其妙地看着摄影师和躲在摄影师背后的父母。二十几年后他有一个梦想，就是在一个空中飘着雪花和爆竹香味儿的傍晚带回来一个漂亮的黑衣女人，他们一起给那个鬓发如霜的老私塾先生的女儿跪下，称呼她奶奶。



他甚至设计好了台词——

他和黑衣女人：奶奶。

老女人：俺闺女真好看呵，俺孩儿真乖，快进屋，冷着呢。

.....

是的，如果她没有在那个没有雪的冬天死去，那一切都有可能。

苍茫的田野上，有一片淹没在坟柳墓柏下的坟茔，那里埋着她，一个心灵手巧的漂亮女人。从庭院到坟地的小路两旁散落着我蒿草一般的童年，那曾经属于我的童年，如今就像祖辈留下来的并不值钱的古玩玉器一样零星地保存在已很少往来的亲戚的记忆里。

我坐在青石台阶上，冰凉的感觉从屁股传到了我的笔尖。笔下的我忧郁地坐在那里，思念着我的奶奶和我的女人。许多熟悉的陌生和存在的被遗忘，就在那样混乱的时刻如雾一样浮现。

破败的屋檐下那个蜾蠃的巢仍然在，脆弱的往往是坚韧的。作为一种偶然的即兴的象征，它有能力使一切成为蓍草的预言。还有那些暮色之中飞翔的乌鸦，它们以一贯的诡异与神秘时不时提醒着那些象征的严肃性，而不仅仅是此行的目的。

我本想杜撰一场风，在风里，墙角那并不存在的蜘蛛网上蝉的翅膀就有可能被吹落，它或许会正好落在我面



前，它会给我更多一些新鲜的触动，使关于那座庭院的故事不仅仅停留于一些被重复多次的意象上。

当然，风并没有吹起。虽然我有笔，我甚至可以让并不存在的黑衣女人给我打扫一下阁楼，铺好被子，给我炖一锅甜丝丝的南瓜汤，就像奶奶炖的那样，然后支着下巴听我诉说关于这个院落的故事。但是我不能把她从遥远的地方空降到那里，就像我把自己空降到那里一样。我所虚构的夜，我所虚构的冰凉的屁股，我所虚构的一切，就将这样孤独地开始，而不是虚伪的体面的方式。

很多东西将像儿时墙根基石上刻画的图案，在抹去封泥后，以别样的面目重现。





2

朱小未是一个从小一直漂亮到现在的女人，男人时常以巴结的目光抚摸着她。朱小未通常是骄傲地扫他们一眼或几眼，像掸去衣服上的浮尘一样打发了他们。而对于另外一些男人，她则垂下柔软的眼睑，黑色的瞳孔透过弯曲的睫毛看着小腿与脚踝的交接处，她非常迷恋这个姿态，就像她迷恋黑色一样。

她或许可以被理解为黑衣女人的原型，但她不是黑衣女人。不光奶奶没有见过黑衣女人，我也没有见过。



据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字的生日聚会上。按照她的描述，我那时跟大字还不是朋友，大字只是希望我加入他们的球队才邀请我参加他的生日聚会。那个聚会我已经完全忘却了，朱小未说我一直坐在大字家客厅的角落里独自欣赏八八年欧锦赛的记录片，她的潜台词是我故意忽略了一个漂亮的女生。事实似乎不是她所说的那样，她那时绝对不会注意我，当时的照片就是证据。那时的端木——那是我的姓氏——留着丑陋的头发，肤色黝黑，身体单薄，成绩平庸，家世平凡，不会吸引任何高中女生的注意。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或许那时我已经开始喜欢一个叫于倩倩的女生，那甚至可以算是我的初恋。既然是初恋，那么我忽略朱小未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这个原因有待商榷，因为具体谁发生的靠前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而且鉴于男人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本性，所以任何判断都是草率的。

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前一种解释，也就是说，像端木那样的高中生，绝对不会令芭蕾舞女演员一样骄傲的朱小未另眼相看。女人关于男人的具有倾向性的叙述，往往使得真相在叙述的过程中瓦解，就像古老建筑的修缮。所以我和朱小未像两只不同种属的鸟不相干地生活了五年。五年里，我们各自谈各自的恋爱，直到在那个宿命的春天的广场碰面。

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北方春天的季风在春意盎





然的天空上吹着，高楼的阴影笼罩着散落在广场上的神情麻木的民工。四五个警察呼喊追捕一个贼，使得沉闷的广场上顿时有了些许生气。周围是陌生城市的局部，我在那个局部里看着一张报纸等待一辆晚点的火车。我即将看完报纸的时候，朱小未的鞋子出现在我的旅行包的旁边。她修长的身体遮挡住了温暖的阳光，她胸部的侧影遮挡住了我正在看的那一个版面。于是我抬起头，看见她在随身听的音乐节奏里晃着脑袋，轮廓鲜明的臀部令人想入非非。当她终于低头看见了地上的我时，像上影厂的配音演员一样尖叫起来。

我们说了些什么，随后她走她的，我走我的。但是上帝是伟大的，两天后它又把我们安排在一家小吃店里。这次她没有尖叫，她像熟人一样向我讲述那些发生在旅途中的趣事，她笑得像得了癫痫，可我却没有丝毫的乐趣。

关于我为什么会出现那个广场后面有交代，朱小未他们则是在出游的行程中。按照她的说法，他们几个志同道合的男女朋友前往泰山看日出，然后到曲阜的孔府。广场上的相遇，后来被她归于佛祖的力量。她说之前她在一个庙里求了一支签，和尚说是好签，喜从天降，果然应验了，我从天上掉了下来。如果认真起来，真正的喜事是她父亲的升迁。女人总喜欢把自己的爱情理解为天意，好让别的女人眼红羡慕。但是那次天意丝毫没有天意的排场和异常，十分普通甚至是索然。不过经过朱小未不遗余力地



传播，我们具有了某种民间传说的色彩，那些本来看不起或者看不惯我的男人或女人都对我刮目相看。

这是很平常的场景，如果没有神或者拙劣小说家的帮助，它不足以促成什么，我和朱小未的距离也将一如既往。它不可能引出已经被流行歌曲、好莱坞、金钱侵蚀的面目全非的爱情——

因为我不愿意承认是天意，那么只有承认自己是拙劣的小说家，但这更令人难堪，所以我把责任归于一个贼的身上。这个贼不是那个在广场上与警察赛跑的贼，是另外一个贼。他之前躲在什么地方没人知道，等我们知道的时候，他已经抓着朱小未一个朋友的挎包在分贝很高的尖叫声里以一个贼的职业姿式疯狂地跑着，朦胧的细雨使他的背影看起来具有某种后现代的诗意。

我下意识地扔下自己的包开始追那个贼。那个贼是不幸的，他碰上的是一个多年司职前锋的球迷。在我离他不足两米的时候，他丢下了包。我没有继续追他，喘着气把那个包捡了起来。事后才知道那个贼和我都走眼了，那个包里除了几十块零钱和一包已经使用一半的卫生巾外，没有更重要的东西了。

就因为那个贼和那个廉价的包，我成为了一个廉价的英雄。

我们是一起回到朱小未居住的城市。分手的时候，朱小未前往长途汽车站送我。她的马尾辫有些凌乱，阴历



三月的月光洒在她柔美的发丝上，泛着银饰一样的光泽。她的脸型和头型很适合梳盘头，若干年后如果她以那样的姿态出现，我想即便我有准备也会震惊的。我走进长途车站的时候，没有回头看她，我不知道她是否还站在路边的法国梧桐树下，包裹着她修长腿的米色裤子在春夜中不知是否醒目。我急于寻找最后的班车，我不想麻烦朋友，比如大宇和郑辉。

而那次英雄事件，作为一个伏笔，像病毒一样潜伏下来。



3

大字的孩子将在明年春天出生。

没有人知道那个男人将是什么样子，就像三十年前没人知道大字会是什么样一样。所有关于那个婴儿的希望与寄托都将在二十多年后被他实现或否定，就如同三十年前的大字一样。

大字一直就喜欢儿子，这个念头就像他的长相一样难以改变。十几年过去了，他的儿子终于快显形了，但是想像中的快乐和幸福并没有如约而至——其实很多事都令他意外，他应该意识到。

作为十几年的朋友，一个语气助词就



足以说明一切。打电话的大宇，手边的纸上有图形和文字，如心情一样纷乱。那些扭曲的线条和点可以组合成一个女人。

那是一个妩媚的女人。他一直这么形容她，那个第一次也是惟一闯进大宇心扉的女人，她刚刚嫁给了一个有桑塔纳的男人。在高中的时候，妩媚就像牛痘一样种下，使大宇对所有女人免疫。说起和妩媚的相遇，大宇总是没完没了。大宇有一项出色的本事，就是对同一件事无论叙述多少遍，始终如一，像照片一样老实，这一点他与郑辉截然相反。大宇说当他看见妩媚像希腊女妖美杜莎一样从校园里的桂花树下经过时，正在那里打扫卫生的他顿时变成了石头。妩媚那天是跟着自己的初中同学到实验中学玩的，按照朱小未的逻辑，这应该也是天意。

大宇不是一个诗意的人，他的性格就写在脸上。在讲述自己的恋爱时，他并不像在球场上那样潇洒勇猛，更像一个在球场边郁郁寡欢的诗人。关于他和妩媚的事，我听过很多次，但最动人的一次，是在妩媚即将结婚前的那次。

那是春末夏初，街上裸露的皮肤多了许多，城市正在慢慢变成一座大游泳池。阳光斑斓的人行道上飘荡着新鲜的流行歌曲，少女们穿着少得可怜的衣服，她们看起来就像她们的胸部都是写意的和迷茫的。一个瘦高的女人从我们所在的快餐店的窗前经过，我和大宇同时想到了妩媚，



她们最显著的不同是走路的姿势。刚过去的女人恨不得把被牛仔裤紧紧包裹的胯扔到马路对面，而过去的妩媚则是小心翼翼地晃悠，生怕惊动了老年女人敏感的神经。十几年的时间，女人完成了与国际的接轨。

大字叼着烟，眯着眼睛，慢慢地潜入往昔——

你只知道她住在忠孝街，不知道她住在哪条巷子。她住的那个巷子叫民生巷，曲曲弯弯的像个迷宫。她家的院子里的葡萄长得很漂亮，眼下这个季节，正是好看的时候，整座房子几乎被绿色覆盖。我第一次看见那种沁人心脾的绿是去一个也在民生巷住的初中同学家，他家我去过三四次了，可我仍然摸不着门。因为同学的原因我常去那里，每次路过那里就站住，看一会儿蜘蛛网似的葡萄藤，秋天的时候还爬上去偷过葡萄。我和她就是偷葡萄时认识的。那天我放学后骑着自行车一路丁零当啷到了那个院子后墙，将自行车靠墙放好，站在自行车后座上抓着房檐蹬着墙就上了房顶。上去后我就愣了，因为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嘴唇蠕动着似乎马上就要喊出来。

我像个结巴似的说我不是来偷你们家东西的，只是喜欢葡萄藤，所以上来看看。这样的借口实在缺乏说服力，连我自己都难以相信。可是她相信，她说我看见你好几次了。说了几句话我说我该走了，她说那么着急干嘛有作业吗，我说我基本不做，她说你们学校也出你这样的学生呵，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实验中学的，她指了指我胸前实

